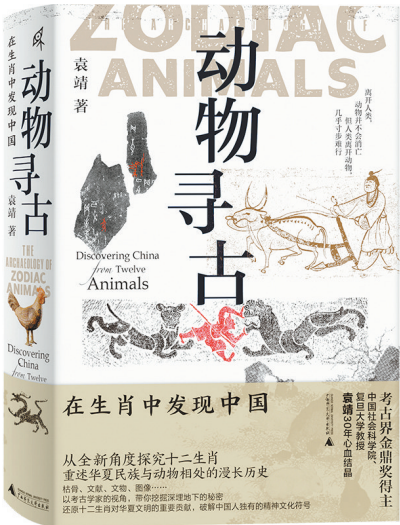




□刘学正

作为中国人所特有的民俗文化符号，十二生肖广为流传，而在其形象鲜明，富有趣味的表征下，蕴藏着华夏先民与自然万物共生的智慧和憧憬。《动物寻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是知名考古学家袁靖撰写的一部

□文猛

落地生根，向上生长，生生不息，这是桔乡最动人的长势。

大江东去，太龙古镇。在漫长的长江时光格上，一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桔树林，大家就知道素有“长江咽喉”之称的巴阳峡到了，太龙古镇到了。

红桔树是太龙古镇的封面。

太龙人有4000多年种植红桔的历史，古红桔在太龙大地上落地生根。在太龙，只要有土，栽上红桔苗，就会长成红桔树，结出红桔，红桔与太龙人民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超越了农业种植和自然生长，成为太龙人最信赖的“庄稼”。

在太龙人一代一代传承中，红桔是天上的星星，是神女赐给太龙人的仙果。红桔古称“丹桔”，“大红袍”是皇家给太龙红桔的赐名。红桔在书面语中写作红橘，但是在我们三峡，大家总是写作红桔，大家更看重木字旁后面那个吉，图一个语言上的吉祥。太龙土地上有古盐道，古茶道，在太龙还有古桔道，那是一条把贡品“大红袍”红桔运到京城的“阆中桔道”。太龙土地上种植红桔树2万亩，谁也数不清有多少棵红桔树，百年以上树龄的红桔古树就有1000多株，太龙称为“中国红桔第一镇”，名副其实。

仰望古红桔树蓝色的古树名木保护牌，它的编号前六位数字和太龙人身份证号前六位数字一样。

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都是大地上长高的树。

俯瞰江边红桔树，树在向上生长，人也在向上生长，从这个景象想象开去，太龙人何尝不是向上生长的树。

三峡大移民，古老的地名没有挪过，红桔树挪过，太龙人也挪过。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这句话在太龙被完全颠覆，高峡平湖，水涨村高，太龙人有了另

□戴馨

重庆山水之盛，恰恰在于地势的崎岖。高低错落，沟沟坎坎，虽然给出行带来不便，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成就了城市独特的气质。

我小的时候，舅舅住在大田湾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居民区。一出门，前方是一口池塘，抬头一望，又有一座危崖。每次去，我都担心得不得了，屏息凝气，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没出匀净，让石头砸落在头顶，或是一不小心，一脚踏进路边的水塘。

一次又一次，来来往往，印象加深中，我从心底爱上了这座城市，它的壮美、雄浑，还有崎岖跌宕的地貌。平整宽广，固然有其优势；而峰回路转，处处暗藏小惊喜，如网红语所说，魔幻8D的景象，又何尝不是一种趣味。尤其是它有长江、嘉陵江两条河流加持，这风度，这气势，没有几座城市可以比拟。

儿子读初中时，我们选择在南岸的香炉山小区居住，这里隶属铜元局街道。我对这里错落的建筑情有独钟。一幢幢楼房依山就势，向下延伸到南滨路附近，上上下下有五层公路。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紧依江畔，时时有江风夹带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抚慰了一颗

□李仙云

暴雨骤停，公园里，紫薇花儿在蒙蒙细雨中，依然开得一树的缤纷烟烟，一朵朵紫紫盈盈粉灿灿缀满枝头，一粒粒细小的水珠在花瓣间滚动滴落，似满腹心事的妙龄女子在轻诉心语。我与花儿两两相望，那些栖息于记忆深处大暑天的记忆，竟如那枝间明艳动人的花儿，让人心驰神往、神思缥缈。

孩提时代，大暑天清晨，总喜欢跟在爷爷身后，去田间地头，菜叶未苗间挂满露珠，穿梭其间，时常是脚底挂泥，塑料凉鞋湿漉漉滑腻难行，有时索性扔掉鞋子赤足疯跑。爷爷一边大汗淋漓锄着地里的杂草，一边抚着胡须说：“伏天无酷热，五谷多不结”啊！”那“汗滴禾下土”的一幕，就定格在了我的记

科普文学

考古科普读物，通过梳理分析各大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文献资料等，依托历史传说、典故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方式，观察论证生肖文化的演进历程，做到了严谨性与浪漫性的交织。

生肖动物是何时融入人类生产、生活，且被赋予诸多神话色彩及文化意义的？该书认为，在史前时代，为了能顺利捕获猎物，古人必须具备极好的观察力、听力和体力，心中要对各种动物的形象和性格有清晰且明确的判断。因此，这些动物经常被生动地刻画进彩陶、岩画当中，留下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史前文化遗址和遗物，“古人对生肖动物的命名，源自甲骨文。”

兔是寓意吉祥的灵兽，因而文物中的兔子形象也多是神态安详的。书中举例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的玉兔，“呈俯卧状，头大身短，长耳后竖，耳上饰有鳞纹，眼部刻画双环线以代替

一方土地

外一个热泪盈眶的名字：三峡移民。

三峡工程建设让太龙原太阳溪等11个居民小组和11个集镇成为淹没区，太龙人也成为三峡移民。一天天上涨的江水淹没了家园、桔园。家园、桔园就近靠，从江边肥沃的平坝搬上高坡，高坡上长出了炊烟，高坡上长出了桔园。

魂牵梦绕的故园沉入江波，高坡上是新屋是新树，一切都是新的。

人不辜负大地，大地就不会辜负人。

2017年，太龙人在大旗村对古老的红桔提质改良，引进晚熟柑橘国际专利品种“探戈”，这是古红桔的升华。太龙人对待每一棵桔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根据地域阳光的不同，选择给桔树施什么肥，怎样打枝。给桔树喂红糖浆是照料桔树最走心最奢侈也最有效的办法。太龙人家家都有一口大锅，不是为煮饭，是为红桔熬红糖粥，红糖粥喂养出的桔树，桔子特别红特别甜。

走进今天的太龙，4月桔花盛开，天地之间，大江之畔，白茫茫一片，一江白，一坡白，一山白，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桔香。

从金秋时节到阳春三月，红桔熟啦，三峡尽展平湖红，大街小巷桔飘香，桔树上挂满通红通红的桔子，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桔香，那是秋冬点亮的小桔灯，那是秋冬温暖的大红笑容。一江红，一坡红，一山红。果农用背篓把桔树上的红桔装进去，摆满桔园中的桔道，就像一条条红彤形的小河在桔林流淌，那是太龙最红最饱满的季节。

在太龙记录落地生根的长势，他们还得把眼光投向江边打鱼人，他们也是桔乡最旺的长势。

山河印象

从小就仰慕大江大河的心。

儿子到学校要从小区穿行而下，大约10多分钟路程。爬坡上坎对他来说不成问题，却苦了陪伴他的爷爷。幸好爷爷结识了一个住在附近小区的朋友，那个小区安装了直梯，可以从学校附近直接坐到家门口。于是朋友帮忙办了业主卡，省却了上上下下奔波的疲惫。但是，到铜元局轻轨站，还是得爬坡上坎。多数时候我们嫌累，便坐一趟公交车到南坪去换乘。

铜元局一带的地形，极大地满足了我对重庆大山大水的美好想象，但出行问题成为一个小小的遗憾。一晃多年，儿子去外地上大学了。我来重庆的次数也就少了。

早就听说小区附近建起一个“铜元之光”城市阳台，从这里可以远眺菜园坝大桥和苏家坝立交的全貌。以前，我就喜欢站在小区路边，看桥上过往的车辆，也无数次坐车往返于菜园坝大桥，没想到城市阳台就在小区旁边。从一

生活随笔

忆里。

蝉儿在枝头狂鸣，调皮捣蛋的男娃们就掏出弹弓，一阵碎石狂射，可知了声依旧，却惊得一树鸟儿四散乱飞。我则在清风中，采摘着一朵朵粉嫩香甜的喇叭花，有时再拽下几枝狗尾巴草，只管自顾自把玩着。有时，风儿会携着五大爷地里的甜瓜飘入鼻翼，看我呆呆地盯着一个个馋人的小瓜，五婶总会挑个熟透的瓜儿摘下塞给我。那咬一口脆生生倍儿香的美味，爷爷说，方圆几里，就五大爷能种出那松松甜香之味。

学生时代，每到大暑天，在夕阳西

动物寻古

大圆眼，口部刻画成张口露舌状……看起来呆萌可爱。”兔子还被视为月亮的化身，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上有一只四足腾空的兔子，山东嘉祥宋山小祠堂画像石中有两只合作捣药的兔子，均寓意超脱尘世，飞升月宫。作者感慨，中国科学家以“玉兔”给月球车命名，将现代空间科学技术和美丽的古代传说充分糅合，为航天故事烙上了浓浓的中国元素，这何尝不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另一形式呢？

龙在十二生肖中比较特殊，因为除了它，其他动物都是真实存在的。鳄鱼与蛇，究竟谁是龙的原型？对此，作者介绍了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大蛇主体说、鳄鱼说、蛇与鳄鱼杂糅说。从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壳摆塑的龙和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来看，当时的人在精神文化领域为龙赋予了特殊含义，但在具体形象上，这些龙又保留了很多扬子鳄和蛇等原型动物的特征。而从文物角度来看，

桔乡向上



巴阳峡水深，峡谷，滩险，峡上方水域江面宽阔，奔流复回，水势变缓，是下水船涉险出巴阳峡后停靠栖息的天然良港。长江在此形成一大片洄水区域，鱼类聚集，自古就是长江最好的捕鱼江段。

2020年1月1日，长江流域全面禁渔，89位太龙渔民和他们的45艘渔船退捕上岸，告别祖辈传承下来的打鱼生活。

唐家云，太阳溪社区5组人，小学毕业后就在长江“观音堂”码头打鱼，人聪明，加上父辈传下的打鱼技术，是大家公认的年轻渔王。他和妻子刘芳将渔船交到镇上的时候，夫妻一遍一遍地抚摸着渔船，一脸茫然。镇里领导鉴于唐家云对机器的熟悉，推荐他去学习水电安装，很快成为内行，经朋友推荐到成都从事水电安装工作。唐家云开玩笑说离开了江水，现在的工作还是离不开“水”字。逢上休息的日子，唐家云总会到都江堰去看江看水，听到江水之声，心里格外踏实，他坚信都江堰的水会一路流到长江，流到巴阳峡。

走进小桔村宁波书屋，这是太阳溪上岸的渔民利用当年长江航道处的房子改造成的江边民宿，冰心老人的《小桔灯》意象在村庄大江边再现，曾经在江上的渔船改造成一艘艘漂亮的船屋，接待天南海北的客人，船屋下不是长江的波涛，是厚实的大地，那是太龙最走俏的“旅馆”。

住进船屋，船的根不在江上，在大地上，船在大地上落地生根。

月亮出来了，巴阳峡汽笛声响起，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铜元之光

扇侧门出来，我抬头望见了两个标志性的红色大圆盘。悬空的玻璃栈道上，人们三三两两，观景、闲聊，仿佛在天街信步。走上栈道，果真视野无边，场景宏大。中轴线上，菜园坝大桥上红色的拱架显得特别醒目；左侧的大圆盘，是离地面高达92米的苏家坝立交桥；右边稍小的圆盘，是从苏家坝到菜园坝大桥的引桥。大桥近南岸这端，有多条分叉路，到南城隧道、海铜路、苏家坝……为了利用地势，桥梁环绕盘旋，分化出多个层次。

一时间，眼睛不够用了，只觉得天地间道道优美的弧线轻灵飞扬，桥上穿梭的车辆五颜六色，整齐有序，绕着圆盘不停地做着圆周运动。加之桥下涌动的滔滔江水，此时虽无声，但我却感受到心底在奏响一支城市运动交响曲，如此激昂，令人血脉偾张。

我还惊奇地发现，“铜元之光”城市阳台一侧新修了一条红色的挂壁栈道，直通海铜路，再往下一点就是铜元局轻轨站。以前印象中好遥远的距离，瞬间被拉近。

繁夏漫忆

下落日熔金之时，我常与友人相伴，怀抱着刚半岁的小侄女，我们穿过一条铺满石子的铁路，再沿坡下行，就进入了那一大片香馨清幽的荷花池。荷塘里菡萏吐蕊，翠叶如绉，有时友人会摘下一片荷叶轻放小侄女头上，她“咯咯咯”的笑声洒满池塘。

至今记得在那个酷热难耐的大暑天，补课归来途经荷花池，我坐于树下休憩，正好与同年级的一个学霸男生同路，他羞赧地鼓起勇气走到我身边，把刚刚摘下的一朵粉红色荷花和一个快要融化的雪糕递给我，年少少不更事的我，起身头也不回地跑开了。时隔多年后，我依

则说明数千年前，龙曾以“爬”为主。譬如，陕西扶风海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爬龙，“龙身弓起，颈部尤甚，腰部下垂，腹部微微上收，尾部上卷，作爬行状。”

猴是灵长目动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近。该书不仅探讨了美猴王孙悟空的三种来由，还对比了我国各地猴形文物的差异。山西闻喜上郭村7号墓出土的别人守困车、内蒙古鄂尔多斯小型青铜装饰物上的猴子形象，相对呆滞、刻板，而云南出土的狩猎纹青铜剑、圆形猴边鎏金铜扣饰等猴元素青铜器，不仅存世量多，且猴子造型多变、极富灵气。这是因为北方并非猴子的自然栖息地，居于此地的先民不同于生活在云南广袤丛林里的先民，无法长时间观察猴子的行踪。

猴与北京猿人同龄，牛乃华夏文明的柱石，虎是威武勇猛的表达……所谓动物考古，就是研究古代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神话与考古的碰撞、对接，构建出一幅别有趣味的生肖文化图卷。透过《动物寻古》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动物对人类生活的贡献，“六畜”之重要自不必说，即便臭名昭著的老鼠，也有着从麻烦制造者到医学贡献者的转变。

同为太阳溪社区的陈大学从小跟着父亲陈洪权打鱼，退捕上岸后，盘下一家农家乐。陈大学用在船上练就的煮鱼技术，炖得一锅好鱼，很多人到太龙这个滨江红桔小镇，就是奔着陈家的鱼来的。陈洪权给儿子当采购员、服务员，水上“漂”了40年，突然离开长江，浑身不自在，只好拼命地忙，让忙淡去对打鱼生活的怀念。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俯瞰长江，看江水悠悠，看百舸争流。晚上做梦，心还得回到渔船上，晃晃悠悠地生活。陈洪权说，江上的日子，晃悠摇摆是常态，上岸了，脚跟稳了却失了重心，反倒站得摇摇晃晃，但是我们欠着水的情，欠着水的债，江水也该“喘口气”啦！

树落地生根，人落地生根，工厂也落地生根。

古老的土地上长出了著名的冉师傅牛肉干厂。

长出了用红桔作原料的红桔深加工厂，红桔酒，桔汁饮料，红桔香精，香皂，唇膏，桔饼，桔皮，从红桔中凤凰涅槃，成为古老土地上长出的全新的“庄稼”。

我们在工厂、在社区服务中心、在桔园、在清漂船上、在护渔船上，总能见到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护着机器，护着大地，护着长江，过上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祖辈的生活，他们的根从水上从渔船上落到大地上。

走进小桔村宁波书屋，这是太阳溪上岸的渔民利用当年长江航道处的房子改造成的江边民宿，冰心老人的《小桔灯》意象在村庄大江边再现，曾经在江上的渔船改造成一艘艘漂亮的船屋，接待天南海北的客人，船屋下不是长江的波涛，是厚实的大地，那是太龙最走俏的“旅馆”。

住进船屋，船的根不在江上，在大地上，船在大地上落地生根。

月亮出来了，巴阳峡汽笛声响起，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当晚，我特意选择坐轻轨回家，在铜元局站下了车。出站口正好在苏家坝立交下方。夜晚璀璨夺目的灯火，勾勒出大桥的雄健轮廓。我踏上了新修的栈道，一面观景，一面上行。栈道上除了台阶，还分段安装了电梯。

城市的喧嚣被抛在身后。我像进入一个幻境，又像从一只广角镜望出去，放眼四周，光影璀璨，景物被一寸一寸推远，却更为光彩夺目。赤橙黄绿的条形灯饰流光溢彩，幻化出丰富的层次，立交桥的弧形身姿随着视角不同呈现出各种曲线变化。拱架上的拉索灿烂夺目，江上映出万家灯火，整个一个琉璃仙界，美到令人窒息。不知不觉，我已走到小区侧门处，脚步却像被粘住了似的无法移动，如此美景，怎舍得就此离开呢！

眼前的画面，以前我不知在心里想象过多少次，不想一朝成为现实。铜元局，这个镌刻着时光印记的名字。每当念及，我们的思绪总会穿越到过去那段铸造铜元银元和枪药弹药的峥嵘岁月。城市建设者们殚精竭虑，用真知实干，一步步为人民创造着更为美好的家园。百年前铜元上闪过的光彩，辉煌至今，记录着岁月静好和天堑变通途的传奇。

然对当年那个鲁莽蠢傻的自己，耿耿于怀，何以如此去伤害一份纯真的情感，让他在炎炎夏日遭冷雨浇淋。

那年大暑天，我刚从一场大病中缓过来，丈夫陪我在公园漫步闲游，突然遇到住院时病房的一个病友，我们坐于林间畅聊，她经过手术与半年多的中药调理，身体已无大恙。经历了病痛折磨，我们都如遇赦免重获自由般，对生活有了颇多感悟，以往对美日渐麻木的神经，放眼所望，看到翠竹青青绿草茵茵，我们竟异口同声说了句：“活着真好！”

又是一年大暑天，雨过初霁，空气清新，一切都像被洗濯过一般亮目润心，神思缥缈于悠悠往事间，突然就想到钱红丽老师那句诗：“多年的日后，有些往事逐一成了美丽的回忆，琥珀一样的被荷在光阴深处，愈旧，愈显出尊贵。”

诗花烂漫

立秋雨

□王行水

夏秋隆重的交接仪式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艳阳天一下子变脸簌簌地下起雨来多少次雨过地皮湿这次好像玩起了真地面积水欢快涌流打湿了鞋子和裤管荷塘里锦鲤小金鱼

紧急疏散化整为零在一些荷叶浮萍之下偶偶露出斑斓的鱼脊立秋雨是一场喜雨啊秋天刚开始就气象不凡交接是告别也是新生盛夏的酷暑干旱少雨一立秋就划清了界限立秋雨是一阵欢喜锣鼓揭开了金秋丰收的序幕

一滴泉水的光

□袁明东

在暮阜山下晒太阳阳光干净透明冥冥中穿过山的密林，此时多脚虫在孤单地行走枯黄发霉的树叶早已铺好修行的路一群群的蚊子不入流的表演，填补山谷的空虚

泉水如此安静，没有人知道它的前世，今生源于何时风的呼啸一直困扰着山中那块开裂的石头

黑洞洞的嘴张开着，无声地诉说泉底的石头，像镜片一样清晰

一片枯叶会被风扇动混入这清白的世界枯黄，瞬间在泉水的光中放大成一个黑斑，如同太阳射向地面的箭簇扎在山的腰眼，无声无息

清晨，泉水叮咚的声响在折射的光中徘徊像许多上山的人寻找一个安顿心的地方

生活随笔

清凉夏日

□吴凤鸣

我说，今早的空气多么清透，凉爽的风像你的情话，柔软而甜蜜。阳台上的茉莉开满枝头，洁白，馨香四溢。我为你摘下一朵茉莉的香，寄给你一缕夏日的清凉。

站在清凉夏日的天幕之下，仰起头，迎着风，感受人间多么美好！清凉的夏日，我回到乡下。

其实，这是快接近三伏天的日子。父亲说，今年是母伏年，天气不会有那么热。期待过一个清凉的夏日，我们满心欢喜。我向往着在满天星空之下，摇着蒲扇，给予长蚊烟，听一段“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那是父亲在每年夏夜的保留节目。他的故事从他40多岁说到70多岁，从说给我们听到说给孙子们听，不厌其烦，历久弥新。我很感谢父亲，我内心的英雄情结，就是从这些故事里悄悄聚集，淬炼而成，经久不灭。

母亲说，糯苞谷熟了。回到乡下，清凉的风便迎了上来，满是乡村饱满的味道。四季豆、豇豆、茄子、番茄、辣椒，色彩缤纷，应接不暇。乡村小道上，黑蚂蚁独自觅食，东窜窜，西窜窜，是不是做错了事，被母亲大人处罚？偶尔碰到了同伴，伸伸触角，简单交流，便各自奔忙。南瓜花高擎着金黄的大喇叭，甩甩额上的露珠，高声宣扬着乡村大把的新鲜空气。田里的荷，主人给予了

生活随笔

清凉夏日

足够的养分，圆圆的叶长势极好，一朵朵粉红或洁白的花从大片的绿叶中伸出来，独领着夏日的风骚。

老家堂屋，老式吊扇微微转动，便带来乡村特有的舒适感。诱人的苞谷香从屋里飘出来，母亲早已把糯苞谷煮熟冷却，来不及坐下，来不及洗手，让苞谷的香甜慰藉舌尖的馋，满足感顷刻间充斥身心。

母伏年的雨水果然较往年多了些。晴不到两三日，雨就来了。父亲担心正串着籽的豇豆、茄子会干渴而死，雨哗哗哗就来了。看着豆大的雨点叩击着窗玻璃，噼噼啪啪作响，甚觉那是一首夏日的赞歌。我寻找着这生动的节拍，试图与这雨声和鸣，唱一曲交响。站在窗边，看着爬山虎的叶子轻轻在雨中摇曳，还开着三五朵花的三角梅抖擞着精神，我似乎看到站在屋檐下的父亲，正看着这场下得及时的雨开心地笑，我的内心平静怡然。

雨停了，透过渐起的山雾，我看到了山那边的村庄。一到夏日便需要靠送水为生的山那边的村庄，这一场场的雨应时而来，他们应该不会再因缺水而发愁了吧。那片长得茂密的森林，不会再干枯自燃了吧。经雨水的冲刷润泽，树叶苍翠、枝条繁盛、枝干挺拔，清凉的雨会赋予它们一季生命的坚强。

是夜，雨声又起。茉莉的香、父亲的老故事、母亲的突次第在脑海中浮现。又一阵清凉的风吹来，盖上凉被安睡，今夜，伴雨定会生好梦。

吐鲁番火焰山。

王成志 摄